



忆井出满先生

■ 曾玉平

上世纪80年代后期,我有幸获得前往日本统计研修所学习的宝贵机会。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,初入异国他乡,一切都显得陌生而新奇。语言的障碍、文化的差异,使我对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充满了忐忑与不安。就在这个时候,我有幸结识了井出满先生。他的关心与鼓励,温暖了我在异国他乡的学习与生活。

井出满先生时任日本总务厅统计局局长,同时也是抽样调查领域的知名专家。尽管他身居高位,却丝毫没有架子。每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时,他总是带着和蔼可亲的姿态,仿佛一位慈祥的长辈。对于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学员,他关怀备至,仿佛对待自家晚辈一般。

在日期间,几乎每个月,他都会特意安排一个中午,郑重地邀请我们前往他的办公室相聚。每次相聚,井出满先生总会让人精心准备日式便当。那些便当虽只是简单的盒饭,但对于身处他乡的我们而言,却饱含着珍贵的温暖。我们围坐在一起,一边品尝着便当,一边分享着在学习和生活中的点滴,气氛温馨而融洽。先生总是静静地坐在那里,脸上带着暖阳般的微笑,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我们的讲述。他的眼神中满是关切,仿佛我们的喜怒哀乐都紧紧地牵动着他的心弦。他不时轻轻点头,用温和的语气询问一些细节,那专注的神情,似乎我们的每一个小烦恼、每一点小进步,他都放在了心上。

都放在了心上。

记得有一次,井出满先生热情地邀请我们前往他位于神奈川县的家中做客。那一天,据说他早早便开始忙碌,亲自下厨房,为我们精心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日式料理。餐桌上,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精致菜肴,每一道都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先生满脸笑意,一边耐心地为我们介绍每一道菜的特色,从食材的挑选、烹饪的技巧,到其中蕴含的独特风味;一边饶有兴致地讲述日本饮食文化背后的有趣故事,从历史的传承、地域的差异,到民间的习俗。我们围坐在一起,尽情地品尝着美食,欢声笑语在屋子里不断回荡,那股温暖的气息,深深地沁入我们的心田。

井出满先生不仅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,更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学者。在抽样调查领域,他在日本享有盛誉。有一次,他应邀来到研修所授课。课堂上,先生一改往日在工作场合的严肃,用一种生动活泼、趣味盎然的方式,深入浅出地讲解抽样调查的原理和方法。他巧妙地运用身边的小事作比喻,将那些晦涩难懂、复杂高深的理论知识,以一种通俗易懂、诙谐幽默的语言娓娓道来,让人在轻松愉悦中理解其中的奥秘。在先生的引领下,那堂课仿佛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新领域的大门,让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领略到了抽样调查的魅力所在。也正是从那时起,我便与抽样调查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回国后,先生编写的《抽样调查》及公式推导汇编,成为我工作

上的重要助手。

先生的随和和坦诚,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有一回在他办公室相聚时,我们聊到了收入分配问题,我鼓起勇气询问他的收入情况。先生没有丝毫的犹豫与不悦,他随手拉开抽屉,拿出工资单,认真细致地为我讲解上面的每一项内容。他的那份坦诚,让我在惊讶之余,更多的是深深的感动。还有一次,我好奇地问他上下班是否有专车接送。先生依旧耐心十足,向我详细解释日本公务员的用车制度,从不同级别公务员的用车标准、申请流程,到特殊情况下的用车规定,他都一一告知,整个过程就像是在和多年的老友分享生活中的琐碎点滴。

先生不仅在工作上严谨认真,生活中也是充满情趣与活力。有一次周末,日本统计局几位热衷学中文的同事邀请我们唱卡拉OK。怀着一丝忐忑,我们也试着向先生发出了邀请。没想到,先生满口应承,欣然前来。当音乐响起,先生唱起了那首经典的《北国之春》。那醇厚而富有磁性的嗓音,宛如山间清澈的溪流;那充满情感的演绎,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歌曲中蕴含的对家乡的深深眷恋,对生活的无限热爱。

时光匆匆,如白驹过隙,转眼间便到了上世纪90年代。先生曾来中国访问,我有幸在北京与他再次相聚。那晚,我们自然而然地聊起了在日本的点点滴滴,聊起了先生对我们的关心,那些曾经的温暖瞬间,让我们心中满

是感慨。先生的脸上始终挂着那熟悉的温暖笑容,他的眼神中,充满了对中国的深深喜爱,以及对中日友好交流的殷切期望。

之后,先生又前往内蒙古、甘肃等地访问。听闻他在当地与统计同仁交流甚欢,入乡随俗,一路畅饮,感受着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。然而,回日本后不久,一个令人揪心的消息传来,先生因饮酒过量触发了眼疾,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。得知这个消息,我心中满是担忧与愧疚,也不禁自责,若是在北京多劝他几句,或许就不会有这样令人难过的结果。

90年代之后,我曾多次前往日本。听说先生离开局长岗位后,到大学当教授去了。我曾多次试图去拜访他,然而因种种阴差阳错的原因,未能如愿。我只能在心中默默地为他祝福,祝愿他在新的舞台上绽放新的光芒。

时间无情地飞逝,转眼间到了2018年。我率团出席在吉隆坡举行的国际统计大会,在与日本代表团的同仁交流时,得知先生已经去世。那一刻,我的心仿佛被重锤狠狠击打,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,脑海里不断浮现出与先生相处的那些日子。那些洒满阳光的温暖午后,那些充满欢声笑语的时光,一切都还历历在目,可已是物是人非。

先生虽然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,但他的和蔼可亲、他的严谨认真、他的豁达乐观,永远镌刻在我的心底。(作者原任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)



山水无边

杨芬 绘

听春话雨

■ 余诗琳

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”千年前的杜甫挥毫时,或许正倚在竹窗边,目光追随着雨脚斜斜穿过草堂似雾般的柳烟。时光流转,此刻的我伫立在故园的屋檐下,望着丝雨洒落,轻触远山、树木、稻田,落在茶亭的屋顶,顺着片片瓦当滴落,在泥土的水洼里晕开,新翻的泥土夹杂青草味糅成独特的雨腥,混着远处山林飘来的果香,让整个世界都氤氲在一片朦胧而清新的气息里。

对于“春雨贵如油”,儿时的我有着最质朴也最深刻的理解。几场春雨过后,山林仿佛被施了魔法,蕨菜从土里探出嫩绿的脑袋、春笋铆足劲儿冲破土层,成片的三月泡宛如繁星嵌在翠叶之间。我和小伙伴们拎上小竹篮,风一般的奔向山林间,满心欢喜地开启“寻宝”游戏。我们会去寻觅藏在树枝间的桑葚,只见饱满的紫色果实挂着雨滴,晶莹闪亮。摘下几串放入口中,甘甜的汁水瞬间在嘴里迸发,将一张张小嘴染得黑漆漆的,我们龇牙咧嘴,相互嬉笑作鬼脸。长着草莓的灌木丛也是我们常去的地方,唯小心翼翼地避开尖刺,方可采摘那多汁的红色浆果,顽童们却总为能多吃上几口被扎得直叫。运气好的时候,甚至能遇到觅食的小松鼠。记得有一次,一只松鼠从高高的树上张开四肢飞跃而下,动作敏捷得让我们这些没什么玩具的孩子,不约而同地张大嘴巴,发出“哇”的惊叹声,亮晶晶的眼里充满着惊喜,心中满是对大自然奇妙造物的敬畏与喜爱。

“春日迟迟,春景熙熙。”如今的我跟随着统计调查人的脚步,穿梭于广袤的乡村田野间,将春天的生机定格于一行行精准的数据之中。与农业调查员们一同踏着晨露,操纵无人机俯瞰沃野;看那无人机飞掠,观察着农田里作物生长的细微变化,捕捉每一寸脉动与生机,记录下农业发展的重要依据。与采价员一同在热闹的市集里穿梭,精准采集春日时蔬的价格;看他们娴熟地穿梭在不同摊位之间,凭敏锐触觉感知市场波动,编织着每一个城市的经纬与发展,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着关键信息。与住户调查员一同访户,敲开一扇扇门扉,热忱问询家庭收支状况;看他们与居民亲切探讨,从劳有所得,到一簞一食,看众生百态,听梦想飞扬,每一笔账目都勾勒出普通家庭的生活轨迹,为民生政策的制定提供着有力支撑。

“春路雨添花,花动一山春色。”春雨,依旧绵绵不绝地洒落着,它滋润着大地的一草一木,也润泽着统计调查工作的每一个角落。在这春雨中,我仿佛看到了过去与现在的交融。儿时在山林里对大自然的探索的纯真与热爱,到如今统计调查工作中对社会万象的洞察与了解,与旧时光牵手,看雨润华夏,浅吟希望萌芽。我们寻找着那些隐藏在生活各个层面的“数据宝藏”,用它们拼凑出社会发展的全景图,何尝不是一场奇妙的“寻宝”游戏呢?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三明调查队)

大地调色盘

邹宁 摄



春雪夜访录

■ 王娜

高原的初春,冻土在月光下裂开细密的纹路。春风提着银针游走于山脊,将雪粒串成断线的珍珠,簌簌滚落进我们深陷的脚印里。我裹紧棉衣跟着马姐往山上挪步,公文包里的调查表窸窣作响,山道两侧松树上的冰凌在月光下闪着寒光,像无数悬垂的利刃。

“这鬼天气!惊蛰过了还演这出。”马姐往冻红的手心呵气。作为西宁市湟中区鲁沙尔镇金塔社区的老调查员,她熟知每栋楼里飘着酥油香气的窗棂,记得每户人家门楣上褪色的经幡。此刻我们要去的是四间职工宿舍,白天他们不在,只能晚上入户,就藏在莲花山半山腰的松林深处。上山途中,呼吸间白雾凝成冰晶,睫毛上仿佛缀满细碎的钻石。楼道感应灯次第亮起时,201室飘来酥油茶茶的醇香。两个藏族小伙热情地迎我们进屋,搪瓷碗里的酥油茶腾着热气。

“次仁在蚂蚁沟林场实习,扎西是防火员。”马姐的圆珠笔在表格上游走,湟中口音裹着茶香在室内流转。交谈中,两人说起家乡草场时眼睛发亮,却在提及母亲风湿时垂下眼帘。窗外松涛翻涌,他们古铜色的脸庞在节能灯下泛着釉色光泽。

银河攀上莲花山巅时,我们踩着积雪返程。马姐忽然驻足,指着远处几点星火:“瞧,那是鲁沙尔镇人气最旺的地方。”顺着她手指的方向,盘山公路蜿蜒而下,居民区灯光在夜色中连成流动的琥珀。

下山脚步轻快许多。公文包里藏着实习生笔记的墨渍、护林员掌心的茧纹、酥油茶舔舐过的统计报表以及故乡爆浆的青烟……这些具象的温度即将汇入国家统计的江河。而此刻,山道上两道身影正穿过经幡摇曳的垭口,像两颗星星坠入万家灯火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湟中调查队)

榆树下的窝头香

■ 胡珊珊

暮色漫过青砖墙时,我在巷口撞见那棵老榆树。虬结的枝干斜斜探进邻家院落,新叶在晚风里簌簌作响,我的思绪恍惚中又回到二十年前——表弟在树下仰着脖子喊:“姐!榆钱能吃啦!”

老院子坐落在黄海湾的渔村,那棵比我年长的榆树是我们兄妹的“乐园”。清明前后,表弟总蹲在树根旁数日子,鼻尖沾着泥土:“再有三天就熟透喽!”表妹把榆钱串成耳坠,自称“榆树公主”,蹦跳时青白色流苏扫过青砖地,惊得蚂蚁们慌不择路。

采摘那天,外婆将竹梯靠在树干上,竹节与树皮摩擦发出细微的吱呀声。我们猴儿似的往上蹿,表妹举着竹筛接榆钱雨。“你们慢着点儿!”外婆粗糙的手掌托着竹耙,指节因用力而泛白。表弟故意晃得更用力,榆钱噼里啪啦落进筛子,打在竹篾上发出雨点般的脆响。表妹抱着筛子满院子跑,辫梢的榆钱串在夕阳下泛着光泽,惊起屋檐上两只灰扑扑的麻雀。

待榆钱在竹筛里沥干,伙房飘起柴火香。土灶台上支着大黑铁锅,外婆把榆钱铺在竹筛里冲洗,水珠顺着青白色的嫩芽滚落。我们探着小脑袋挤在木案板前,看她将玉米面、豆面和榆钱拌匀:“咱这儿的窝头要掺三成豆面才香。”表弟伸手想偷揪面团,手

背刚碰到面盆就缩回来:“哎哟!面盆底下烧着火呢!”表妹蹑脚往窝里塞榆钱,手指灵巧如蝶:“多放些嫩芽儿,窝头就有春天的味道啦!”“汤面要汤透喽!”外婆用笼布把面团捂得严严实实。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,火星子蹦到青砖地上,表弟拿树枝戳灰堆,突然哎哟一声:“哎呀!火星‘亲’了我的手指!”我们笑得前仰后合,外婆也跟着抹眼角:“你们离灶膛远些,别让火星子燎了头发。”

案板上撒着薄面,我们学捏窝头,表妹总捏成船形,说这是“榆钱船”。表弟非要捏小猪,煮熟后却像只圆滚滚的刺猬。“上汽蒸20分钟。”外婆把高粱秆锅盖扣在铁锅上,蒸汽裹着清香从锅沿溢出,表弟伏在灶台边默数着秒数。掀开锅盖的刹那,热气裹着清香扑出来。我们蹲在门槛上,看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。窝头掰开是星星点点的绿,恰似春日揉碎在金黄里的呼吸。表弟吃得满脸渣子,还伸手抢表妹的窝窝:“你的榆钱比我的多。”表妹急得直跺脚,辫梢的榆钱串也跟着乱颤起来:“外婆!他又抢我窝窝!”

如今,那些蹦跳的脚步、伙房的烟火气、窝头的温热,早已在时光里酿成永远的春天。原来最深的怀念,不是离别,而是让记忆在舌尖长成一棵树,永远摇曳着春日的暖阳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连云港调查队)



繁花

万明鑫 摄